

晚清故事十六则

明湖居听书

割耳朵小创恶霸
西太后计斩权臣
火烧武家堡
金田起义
太平军暗取永安城
大破武昌城
挖地道打破南京
东王破向荣
韦昌辉力刺杨秀清
李秀成智取名城
明湖居听书
桃花山下遇虎
白日鼠路遇老英雄
窑师傅两斗凤阳女
李禄宾斗败恶道
铁拐杖祖母复仇

国
韵
故
事
汇



上海图书馆 编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国
韵
故
事
汇

明湖居听书

晚清故事十六则

上海图书馆 编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,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湖居听书:晚清故事十六则/上海图书馆编.

—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17.12

(国韵故事汇)

ISBN 978-7-108-06146-1

I. ①明… II. ①上… III. ①历史故事—作品集—中
国 IV. ①I247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79288 号

责任编辑 成 华 韩瑞华

封面设计 刘 俊

责任印刷 黄雪明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印 刷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
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50 毫米×900 毫米 1/16 印张 12.75

字 数 111 千字

定 价 29.00 元

编者的话

本丛书原为上海图书馆所藏、于 20 世纪上半叶由大众书局刊行的“故事一百种”，其内容多选自《东周列国志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隋唐演义》《说岳全传》《英烈传》等经典作品，并结合民国时期的语言、见解、习俗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写，既通俗易懂、妙趣横生，又留有一番古典韵味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语言的珍贵遗存。

初时，各则故事独成一册，畅销非常，重印达十数版之多。因各册页数较少，不易保存，今多已散佚，全国范围内，仅上海图书馆藏有较多品种。现将故事根据所述朝代重新整理分册，将竖排繁体转为横排简体，并修正了其中的漏字、错字、异体字，根据现代汉语语言规范对标点符号进行了统一处理。

为还原特定时代的故事面貌与语言韵味，编者仅就明显的语言错误做出修正，在保证文从字顺的基础上，尽可能遵照原文。书中所述历史人物与事件，或有与史实相出入处，也视为虚构文学作品予以保留，并未擅自修改。此外，还保留了原书中的全部插图，以飨读者。

目录

98	78	65	52	41	27	16	1
东王破向荣	挖地道打破南京	大破武昌城	太平军暗取永安城	金田起义	火烧武家堡	西太后计斩权臣	割耳朵小创恶霸

185	173	163	153	143	133	119	110
铁拐杖祖母饯别	李禄宾斗败恶道	窑师傅两斗凤阳女	白日鼠路遇老英雄	桃花山月下遇虎	明湖居听书	李秀成智取名城	韦昌辉力刺杨秀清

清朝道光年间,有个四川人,姓周名武,起初略略知道几套拳脚,在江湖上卖解糊口,后来遇到一个名师,才学成了绝大的本领。

一天,路过沙市镇,因为缺少盘费,不得已拿了一套卖解的家伙,在一个火烧过的广场上,献几套拳棍,想要观众舍些银钱。不料忽然来了两三匹高头大马,上面坐着几个凶眉恶眼的汉子,中间一个穿着一件湖色绉纱夹长衫,上套一件天青缎马褂,一条油松大辫,挽成一个大结,在马背上晃动,一顶小帽子,却有一半合在额角上。只见这人倒也生得唇红齿白,不过一双眼睛凶恶得很。他那马跑在头里,其余几个人,像是护卫他的一般。他一马当前,跑到周武围场边,向着众人高声叫道:“这种武艺,哪里可以骗入家的钱?你们谁出钱,谁便是和这卖解的同党,仔细少爷来和你们算账。”这人说完话,便把鞭子在马身上抽了一下,那马便撒开四个蹄子泼刺刺地疾驰而去。那些跟随的马匹,也都吆吆喝喝,追了上去。一会儿,这几匹马都跑得无影无踪。几句话不打紧,那些四围瞧热闹的听了,兀是像发疯般,一声呐喊,便都四散奔逃,好似逃迟了一步,就要大祸临头的一般。霎时间便依旧现出一片广场,中间只剩下周武一人呆呆地站着。



周武眼睁睁地看那一班瞧热闹的人溜之乎也，只得忍气吞声，收拾收拾刀枪，装入木箱，背上肩头，回身来找客店。幸喜自己一路而来，还剩得几两银子在腰包里，也不愁一两天的吃用，且待打听得这马上的少年是个什么东西，再作道理。大凡一个人有了钱，胆量自会壮些，周武当下绝不踌躇，掇了木箱便走，才走过一条街，便见一家招商客店，大门上一方横额，上写“顺兴店”三个大字，左右两块长方形的招牌，右边写的是“安寓客商”，左边写的是“代办酒席”。周武瞧了这家客店，地方也还清洁，便大踏步走了进去。进门靠右手，便是一间账房间，一个花白胡子的老头儿，正捧着一个水烟壶在那里吸水烟。周武便把肩上的木箱轻轻地放在地下，再向那老头儿拱了一拱手道：“请问老丈，这里还有

空屋子没有？”那老头儿听见了周武的声音，便抬头向周武打量了一眼，问道：“你是不是适才在那火烧坪上卖解过的吗？”周武见他认识自己，倒觉得诧异起来，忙应道：“不错，老丈适才难道也在那里瞧热闹吗？”那老头儿摇头道：“老汉适才并不在场，不过你到这沙市镇上来，也应当打听打听明白，常言道‘毒龙难斗地头蛇’，你怎么会把这里的一位太岁得罪了呢？”周武听了这话，忽然想到了适才在马上的那个少年，心里不免动了一动，道：“老丈这话怎讲？小子到这沙市镇上来，还不到半天工夫，哪里就会得罪了人？”那老头儿便摇头道：“你这个人枉为也在江湖上走走的，难道江湖上有个拜码头的规矩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你到沙市来，便该打听这沙市是谁的码头？在没有卖解之先，该去拜一次客；卖下来的钱，也应当划一部分出来孝敬孝敬，才是正理。如今，你这许多规矩都没有做到，人家自然要和你捣蛋了。”周武听了，不禁连连点头道：“请问老丈，此人是不是年纪很轻，皮肤铁青的一个削骨脸吗？但不知他姓甚名谁？还望老丈指教！”那老头儿道：“一些也不错，此人姓尚，叫作尚三虎。他自己原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本领，不过他家里养的镖客有几百名，都是杀人不眨眼的。”周武心里盘算了一会，便有了主意，当下也就催促那老头儿道：“老丈这些话，过一会儿再谈吧，此刻小子急于要落房间，准备把肚子填饱了再作道理，就烦老丈指点小子去房间里休息吧。”老头儿道：“尚三

虎在沙市镇上，差不多便是小皇帝；谁敢和他违拗，谁便是和自己的小性命作对。适才因为你没有到他那里去拜码头，所以派了几个手下的人到我这里来说，如此这般一个卖解的汉子，他要是投宿到客店里来，无论哪家都不准收留。谁收留了，便和谁算账。所以我这里即使有了房间，也不能容你安歇，我看你还是赶紧离了这沙市镇的好，要是赶不上别的码头，便在破庙里面，或是树林底下，都可以安歇；比较在这沙市镇上，和尚三虎作对，都觉得安稳些儿。”周武听那尚三虎如此无理，不禁心头火发，便气吼吼地道：“好，好，他既是和我作对，我就找他去。”说罢，也就撇下那老头儿，背起木箱，回身便走。及至出了顺兴店的大门，却又哎哟了一



声道：“不对啊，适才懊悔没有把尚三虎的家里问明白了，此刻要找他去，不知道他家住哪里，也是没用呀！”周武这时心里一踌躇，脚步便慢了起来，正在心口相商的时候，忽地斜刺里来了一个像当差模样的人，向周武请了一个安道：“家爷有请。”周武见了这人，暗暗点头，想：“那尚三虎，果然放不过我，居然选派了一个当差的来请我，打量我不敢去吗？真太小觑人了，我此去第一层便可把他教训一阵，第二层也可显得我不是胆怯。”当下便向那当差的道：“好啊，我就跟你走吧！”于是当差的在前，周武在后，转弯抹角，走了也有半个时辰，才见一带白围墙，中间两扇挺大的黑漆墙门。那当差的便指点与周武看，道：“到了，就是此间。”周武留心一瞧，果然名不虚传，是个土豪的家，那气概十分雄壮。正打量之间，早已进了大门，只见大门里面一色青衣小帽，站着十几个当差的，那引导周武的便吩咐道：“这位就是爷教请的壮士。”那十几名当差的听了，忙纷纷向周武请安，弄得周武反糊涂起来，心想：“怎么那尚三虎前倨后恭？哦，大概他还要闹什么玩意儿，丢我的脸，有意这么安排的，打量我还惧怕了不成。”

大门里面，便是甬道，周武随着那当差的只管往里走。甬道尽处，便是一个月洞门，里边种着几十竿竹子，甬道在竹子中间穿了过去，里面三间敞厅，四面一色的纱窗，那竹叶映在纱窗上，都变成了绿颜色。当差的便引周武在这敞

厅上坐下。周武这时却也忍耐不住，便向那当差的道：“我要找尚三虎说话呢！”当差的道：“正为壮士找尚三虎，所以小的特地来奉请的啊！壮士且请宽坐在这里，待小的去请家爷。”说罢，便匆匆地走了。周武没奈何，只得在敞厅上耐心等候。等候了好一会儿，忽听到橐橐的脚步声，周武怕是尚三虎来了，忙定睛细看，却见一个六十多岁白胡子的老头儿走了进来，堆着满脸的笑，向周武弯腰说道：“家爷有请，待小人在前领导。”周武听他的口气，才明白这老头儿也是一个当差的，当下却又不肯跟了他就走，便唤住了那老人问道：“我在此地等了好半天了，你家主人怎么不出来叙谈？却横也有请，竖也有请，难道这客厅上会客倒不好，反要到卧房里去不成？”那个老头儿见周武忽然又不肯进去，便忙赔笑道：“只为家爷有病在身，不能出来迎接，只得有屈壮士进去叙谈了。”周武听了这话，丈二长的和尚，简直是摸不着头脑起来，暗想道：“这样说来，他家的主人，又有些不像是尚三虎了，正不知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可是自己既到了这一个地步，就是龙潭虎穴，也得去窥探一遭。”便道：“好，好，请你引导吧！”当下两人果然弯弯曲曲，穿过了许多房屋，才走到了最后一进，那老头儿便抢上一步，把门帘掀起，让周武走。周武便跨了进去，却见里面陈设的东西，十分精致，正是说不尽的宝鸭香温、金猊春暖。周武四下里一望，却静悄悄地不见有一个人影，心里不禁十分诧异。正要

启口动问时，只见那老头儿把手指了一指道：“请壮士到里边坐，家爷在里边那一间屋子里呢。”周武依言，从一口大玻璃厨后面转了过去，只见有一个少年，病在床上，形态十分憔悴。周武打量那少年时，觉得和尚三虎面貌完全不同，正在心中盘算，只见那少年连连在枕上叩首道：“小弟姓江名焕文，为了一件极危险的事情，素仰老哥是位好汉，所以请老哥来，求老哥搭救则个。”说时那引导周武到里边来的老仆，也扑通一声，跪了下去。

原来这江焕文是个真正的公子哥儿，他的老子唤作江猛，在襄阳当过好几年的总兵，后来又升了提督，几十年宦囊积蓄，着实多了几文，所以在沙市镇上盖了一座房屋，卸任回来，便在这屋子里颐养天年。这江猛在五十岁的一年，才生下这位公子江焕文来，晚年得子，自然格外溺爱。那江焕文到了十几岁的时候，有了知识，觉得自己是个将门之子，如若不学几手拳脚，未免辱没了门楣，便要求他老子替他聘教师习武艺，他老子勉强选了一个教师，在家里教江焕文一些容易的武艺。当时，江猛的意思不过是这么敷衍他儿子的，请来的教师，哪里会有高明的本领？越是没有本领，越是会拍人家的马屁。他们只顾巴结饭碗，恨不得把江焕文捧上三十三天才好，一面便在江焕文跟前，说江焕文把师傅的衣钵都传授去了；一面又在江猛跟前，说少爷怎样的一学就会，一会就精，敷衍得江猛和江焕文父子俩，只是张



开了牙齿笑。读者试想,这样学来的武艺,还有一个高明的道理吗?不久江猛死了,江焕文料理家务要紧,也就没有工夫再习拳棒,便把请的教师都辞退了。

那尚三虎和江焕文原是个世仇。因为尚三虎的父亲尚得标,在江焕文的父亲江猛手下,当过把总的。有一次江猛因为尚得标弄错了一件公事,把他拖翻在地,打了四十军棍,并且还把他的前程都参革了。尚得标没了差事,便到四川投入会党,居然在会党里当起头目来。后来尚得标死了,他儿子尚三虎便继承了他老子的职务;不过记起他老子当初被江猛打那四十军棍之仇来,便全家搬到沙市,想替他死去的老子报仇。一时只恨无从下手,便从培养势力方面做起,开堂散票,居然也聚集了不少的无赖,专等机会,便好和江焕文算账。

一日，事正凑巧，尚三虎居然借了一点事情，不由分说把江焕文打了个半死，总算出了一口气。江焕文遭了这顿毒打，调治好久，只还是瘦骨支离，起床不得。那江焕文在床上，却是咬牙切齿，定要报那尚三虎的仇，吩咐家里的人，快去物色几个武艺高强的好汉来，准备大大的和尚三虎厮杀一场。

这天老仆江义带了另外一名当差的，替江焕文在药铺子里撮了药回来，打从那火烧坪旁边经过，凑巧周武在那里卖解，江义便挨在人丛里瞧热闹。他见那周武的一拳一腿使出去都很有劲，当下觉得这周武是经过名师传授的，若不是路上缺少盘川也绝不肯献本领给许多外行人瞧，便不由得心中盘算：“若得此人肯与我家小主人出力，那尚三虎便合该倒运了。”正在这么胡思乱想时，凑巧那尚三虎拍马而来，因为周武没有拜码头，惹动了尚三虎的气，便在马上高声喝住那些看热闹的，不准给钱与周武，众人果然惧怕尚三虎，便一哄而散。江义看在眼里不禁十分畅快，觉得尚三虎激怒了这卖解的，这卖解的决计不肯甘休，我们小主人的冤仇可以趁在里面一同报复了，当下也就闪过一旁，叮嘱那同去的当差的道：“你跟着这卖解的背后，看他落在哪家客店里，便立刻跨进门去，向那卖解的说是我们少爷有请，务必死拉活扯的把他请到我们家里来，和我们少爷当面谈谈。”那当差的答应了，江义便急急忙忙回家报告江焕文。说也

可笑,周武这时垂头丧气,只知道去找寻客店,想不到背后有这么一个当差的跟着,及至和顺兴店掌柜的说了一会尚三虎的事情。掌柜的因为不肯得罪尚三虎,所以没有把房间借给周武,却劝周武赶快离开沙市,免惹是非;周武听了,勃然大怒。这些情节,那当差瞧在肚里,瞧得一明一白,暗想此时若不上前奉请,万一这卖解的离开了沙市,自己回去,如何交代江义。所以趁周武出了客店大门,便赶忙抢步上前,说了一声家爷有请,满心以为周武或者还要推托,哪知周武误会是尚三虎请他的,所以竟毫不推辞跟了便跑。及至内室里见了江焕文,江焕文便在枕上连连叩头,累得江义也跪在地上,不肯起来。周武见了这般光景,摸不着头脑,只是顿足道:“这算什么? 这算什么?”一手便把江义扶起,又回身向江焕文道:“不要闹虚文了,有话快说。”江焕文才把以前自己受尚三虎欺侮的那一番情节说给周武听,末





了，便哭着要求周武替他报仇。周武望了江焕文一眼，觉得推辞不得，只得一口答应。江焕文见周武答应了，真是喜出望外，便教快些预备酒席。

不多时，那些当差的七手八脚，调开桌椅，山珍海错，堆了一桌子。周武也毫不客气，坐在首席，狼吞虎咽，饱餐了一顿。饭罢，周武、江焕文谈了一会，看看天色将近二更时分，四下人声都寂静了，周武便霍地跳起身来道：“是这时候了，不免到尚三虎家里去走一遭。”说着，便教江义在适才带来的那木箱里，拣了一身夜行衣服出来换上，腰间插了一把单刀。江焕文见周武要到尚三虎家去，心里不禁又惊又喜。喜的是，此去可以替自己报仇雪恨；惊的是，尚三虎家里着实有几个奇才异能之士。恐此去万一有什么差错，自己便实在有些对不起周武，只得小心翼翼地说道：“此去须要留